

尚書詳解

十二



5



尚書詳解卷十九

宋

夏

饗

撰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既克商封弟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相紂子武庚治殷餘民封叔旦于魯為周公封叔振鐸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處于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國至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



公東征誅管叔黜絕殷命然後以其餘民封康叔爲  
衛侯是康叔者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周公封之  
之日告戒之辭至于再三史官錄之以其辭多古者  
竹簡編書言多非一簡所能載于是分爲三篇首則  
以其書主于告康叔故謂之康誥次以其書皆說紂  
淫酒而民化之今日當有以禁之故謂之酒誥終則  
以其書有若作梓材之言故取二字以名篇謂之梓  
材此三篇皆告康叔故共一序也林少穎謂書序之  
體不同有每篇自爲一序有三篇而一序者蓋古者

史之記載皆以簡冊所載不可以繁故有一簡不能  
載則或析而爲二或析而爲三愈多則愈分雖其篇  
帙之分而所作之由則一此所以異篇而共序也然  
其所以分之則或因所作之時或因所陳之事如泰  
誓三篇上篇是將會孟津時所作中篇則次河朔時  
所作下篇則大巡六師時所作故此三篇則因所作  
之時而分也今康叔之命乃一時所作非如泰誓作  
于三日之間可以時分故因其言之不同而分之前  
篇泛告以德刑之說又是始告康叔之言故主名爲



康誥至酒誥則以戒其無酒于酒故名之爲酒誥梓材則戒以匿瑕含垢且其中有若作梓材之句故以名之此則以事分之也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按史記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于衛七年三月周公往營成周洛邑則是康叔之封蓋在于營洛之前數年也是故

此篇之序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則是周公既誅管蔡卽封康叔明矣然此乃首言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遂言五服諸侯咸在周公乃大誥康叔以治道以此觀之則又自營洛邑而後誥康叔也學者多求其說不得如蘓氏諸儒皆以爲洛誥脫簡悞在此唐孔氏則又謂周公三年滅三監康叔之封寔在七年營洛之後其間未封康叔之前又別使人鎮守則封康叔寔非營洛之前與史記所載及序文寔相牴牾惟王博士謂



四國既誅商地既定然後封康叔康叔已封然後宅  
洛邑乃其事序也此書先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然  
後繼以告康叔之事者蓋封康叔之事在卜洛之前  
而告康叔乃在作洛之際當其營洛則四方之民與  
夫五服之君莫不咸在王者將敷大命于諸侯必于  
臣民所會而告之則所警者衆此康叔之誥所以在  
營洛之時林少穎廣其意謂康叔之封固在卜洛之  
前而告之也乃在營洛之際序之言蓋推本而言之  
耳使其始封之初而卽以此告之則其書當謂之命

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惟其丁寧告之不在始封之  
初而在營洛之際此所以不謂之命而謂之誥也蓋  
周公營洛將以遷殷之頑民而目尹正之其餘尚留  
于衛者則以委康叔既有以委之則不可以無告戒  
之語故于此遂以是誥康叔也此說極然惟其誥于  
營洛之際故梓材之後卽繼以召誥洛誥之書此可  
以無疑矣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哉生魄  
謂明死魄生卽三月十六日也此中官叙此康誥所  
作之由謂是年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始造基而作新



大邑于東國洛以洛在王室之東故也是年四方之民皆大和悅而來會謂喜而頌効其力也侯甸男采衛五服之君與所屬之百官皆播率其民徒而咸在悉皆和悅以見士于周謂見而服其役事于周邦也唐孔氏謂五服獨男居中故言邦則五服皆爲邦可知此亦古史立言之體如此惟一時之民皆喜于用力故周公于是皆以勤勞之辭感諭之勤謂因其勤而勤之若因其勞而勞之有以慰藉之也周公既有以勤其民于是遂宏大其意而告之以治道今此書

是專誥康叔不言康叔而泛言大誥治者蓋周公作洛遷殷頑民其餘者則欲委康叔治之是時諸侯咸在周公遂于大會之中誥康叔亦所以警衆使知此意故總言大誥治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自此以下周公告康叔之辭也周公告之而曰王若曰者成王實爲天子言雖出于周公實當推而本之成王故言王若曰者蓋周公語康叔謂王之意若此言也孟侯謂康叔謂諸侯之長也朕其弟周公謂康叔乃我之弟也小子封者周公兄故稱康叔爲小子封其名也周公將告康叔使之善其政以治商民故先言文王愛民之深而民被其澤無陷于罪故德則明之使著見于天下而民曉然易化刑則慎之而不敢妄用恐濫及無辜其愛敬天下之民雖鰥寡無告

者亦不敢少忽凡所以待天下者惟因其可用者則用之可敬者則敬之可刑者則刑之以此顯示于民曾不敢容心于其間故始造有區域之中夏蓋謂周家所以有天下實造始于文王也惟文王能以尚文之事始造區夏故始則與西土一二友邦國君共修久則罄西土皆怙恃依賴其覆冒之賜謂文王時爲西伯始則一二邦歸之終則罄西土皆在覆冒之下也惟其如此故上則聞于上帝而上帝嘉美之于是大命文王以殪滅大殷而大受其天命文王



使滅商而周有天下故其所有之邦與所有之民皆大得其次序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卽此也惟文王既如此而汝寡少之兒武王又能勉而行之謂繼文王之志述文王之事終有天下故汝小子封所以今日得侯于東方衛國也謂寡兒猶言一人也周公此一節蓋言康叔今日之封實文考積累之功不可忽也林少穎謂周公之告康叔載于此篇首尾數百言多及于慎刑敬罰之事也按左氏春秋傳曰周克商使諸侯就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是武王克商

之初爲司寇者蘇公也立政所稱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是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冉季康叔皆有馴行于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而左傳亦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爲司寇則康叔在成王之世實以衛侯繼蘇公居司寇之位至于成王顧命之際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康叔居司寇之官亦歷事康王也竊謂以王命作康誥之時雖使卽封于衛而亦并以司寇詰姦懲刑暴亂之事命之故其書



尚書詳解 卷九  
有曰外事外庶子外正以外言者皆治殷頑民于衛者也以衛爲外則內事者司寇之事也惟其爲司寇之官故其言多于慎刑敬罰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遘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成王上旣言文王明德慎罰以至武王又加之以勤故汝小子封遂得啓土有國則汝往卽乃封誠不可

不念也故于是又嗟嘆而呼名曰汝念哉謂當念上文所陳文武積累之艱難也蓋今日之民惟在于敬循汝文武之舊繼紹其所聞佩服其德言謂文王之善言康叔當奉行之也其大意則謂文武聞之于耳言之于口者康叔當祗遘之也旣祗遘于文王矣則往卽乃封又敷布以求殷家先哲之王所行之善政善教而與文王之事參合而行之用以保治商餘之民所謂敷求則猶言旁求謂求之非一方也旣徧求商先哲王矣成王則欲康叔大遠思商之老成人所



以能處心而知訓民者又別求聞由夏禹以上古先  
知哲王之道合是二者用以安保其民所以別求聞  
由者謂未有所得則分別以求之求之既有所聞則  
由而行之故謂之別求聞由也林少穎謂于殷先哲  
言敷求于商者成人言遠惟于古先哲王言別求聞  
由以至上言保乂民下言康保民蓋經緯其文以成  
述作之體如舜典如岱禮如西禮如初不必求其義  
也如必謂各有其義則于先哲王言殷者成人言商  
豈有說乎此說是也成王既欲康叔近而求之文考

漸遠而求之商先哲王與商者成人益遠而求之古  
先哲王則求之于人者至矣盡矣故于是欲其宏于  
天也所謂宏于天者謂卽其上文之所聞所求者擴  
而大之而一槩以天理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古先  
哲王與商先哲王文考等皆得之于天者吾既能求  
之于彼而概之以天則無以復加矣故其順德用能  
裕于其身所謂裕者若孟子所謂晬然見于面盎于  
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卽所謂裕也德既如  
此則成王所以責成康叔者必能仰副其丁寧之意



而在王之命可以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痼瘵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又一節告戒之辭蓋古者戒飭臣下非如今作成一篇之文渙號而告之或今日以此明日又告以彼史官叙爲一篇故凡言王曰者皆自爲一節也痼瘵也瘵病也王嘆而呼康叔謂汝未膺民之寄則休戚

爲無預今有人民社稷則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是今日之封非爲汝榮乃所以疾痛于汝身汝不可不敬也成王旣戒使之敬故遂言所當敬之事謂天威可畏常輔至誠觀之民情之向背則可見矣蓋能治民則民歸之民歸之則天必與之不能治民則民不與民不與則天亦不與是天之輔與不輔皆卽民情而可見也天之所輔旣因于民則民不可不求有以保之亦明矣奈何小民之情撫后虐讎又復難保則爲康叔者當如何哉往盡其心而不敢安然好爲逸



樂遊豫之事則乃可以治民矣此蓋康叔所當敬者  
也成王既誥康叔使無康好逸樂乃其又民于是舉  
其所聞于古人之言以告戒之曰凡所行不善致怨  
于民不在于大亦不在于小皆足以召亂惟無怨則  
善苟有之則大亦致亂小亦致亂不可不慎也然則  
欲無怨非他惟在取其不順于理者當有以順之使  
循于理取其不勉于善者當有以勉之使勤于善如  
此則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尚誰敢怨哉成王既以所  
聞于古者言之則又嘆曰已乎汝小子康叔乃所服

者惟在乎宏大吾人君所以應保殷民之道所謂應  
保者謂順而安之若人情欲壽則生而不傷欲富則  
厚而不困者是也汝既保殷民則亦以助王安定所  
服之天命而作新天下之民蓋邦之安危惟茲商士  
商民之安乃周民之安也時康叔實以衛侯爲王司  
寇則保殷民與新周民者皆其責也故成王告之以  
此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



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又一節林少穎謂按史記康叔雖封于衛實以衛侯爲周司寇司寇之職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故成王于此又嗟嘆而戒之曰汝行刑罰當致其敬明也敬則用之不敢忽明則能得人之情刑者人命所在故猶貴于敬明也此下皆告以敬明之事蘇氏謂此乃周公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輕重其說極然蓋此言小罪苟故意爲之則必殺大罪苟誤爲之則必赦世之犯罪亦有不至于死者豈可謂苟出于

故意者盡置于死乎故知蘇氏謂爲甲乙二人犯死罪以議重輕其說當也蓋周公之意謂如甲有小罪所謂小罪非謂罪之小者也謂甲有罪乃小于乙雖小于乙然乃非眚災過誤所爲乃其意之所終自作不典法之事至于此式用也如此者有其罪雖小于乙而甲則不可不殺或乙有罪乃大于甲雖大于甲然非意之所終乃卽是眚災過誤所致適然如此旣是過誤又能自首自說盡其辜罪不敢隱匿如此者故其罪雖大于甲則不可殺此二條正如諸葛亮治



蜀服罪愉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非汝封刑人殺  
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此又一節王嗟嘆呼康叔名而告之也有叙者謂上  
行則下效君先則民從各有次序也下文所言者是  
矣成土謂汝于是能大明其事謂所行得其當則民  
皆化之一歸于正又相勉於和汝于民之有惡若汝  
身之有疾務調治而速去之則民之化之皆畢棄其

惡而歸於善汝於民之有善若汝身之赤子常加撫  
養不敢傷害則民之化之皆躋於治安之域此卽上  
所謂有叙之事也成王旣告康叔以事之有序如此  
又因而及於刑戮之事蓋康叔實爲司寇刑戮人命  
所係故又詳以告之也非汝封刑人殺人者謂刑人  
殺人國自有法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也然雖非汝封  
得刑人殺人而爲司寇苟有常刑當殺者汝自當以  
法決之又不可使刑人殺人不於汝而假之於他  
人也成王旣言非汝封當自刑人殺人又不可使刑



人殺人不出於汝封故又言劓刑之事劓謂割鼻刑  
謂割耳刑殺之輕者蓋言其重者因及於輕者也又  
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者亦如上文言非汝封可以  
自劓刑人然亦不可使劓刑人之事出於他人而不  
出於汝封但因上成文畧非汝封三字耳此說出於  
蘇氏諸儒皆宗之彼孔氏則以非汝封刑人殺人爲  
一句無或刑人殺人爲一句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爲  
一句無或劓刑人爲一句王氏則又以又曰加於非  
汝封之上移易經文今皆不從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上所言皆康叔爲周司寇所當慎之刑此言慎衛國  
之刑也故言外事以別之謂司寇乃內事衛事乃外  
事也成王謂汝身爲司寇于內于王國之刑汝固身  
任其責至于外而衛國之事汝但設其法官以治之  
而其治之之道則師茲殷先哲王罰之有倫敘者足  
矣孔氏則以外事汝陳時臬司師爲一句謂外而奉  
王事當陳是法以司主其衆及茲殷罰有倫者而兼



用之果如此則茲殷罰有倫上加及下加兼用二字非經意不敢從成王既告康叔以治外事之道于是又詳斷獄之事要囚者囚辭之要者也謂于囚獄之辭反覆攷覈已得其要是獄之已成者也汝亦未可遽使決之又當服而念之自五六日至于一旬與一時之久其情其辭果然如此然後大斷其要囚此蓋慎之至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盥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成王又申明上意謂上言外事汝當設是掌法之司以師法商罰之有倫叙者此固善矣然未必其能合義故此又言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蓋謂汝之陳設是法事其罰必斷以殷之常法此固善矣然所斷又須用其刑之合于義與殺之合於義者而刑殺之不可使是法司觀望於汝遂屈法以就汝意此意正謂罰蔽殷彝固善矣須又用其義者尤善也成王既教康叔以用刑之說又恐其用刑既當必自矜伐故又戒之曰若如所言服



而行之則凡汝所行必皆盡順於理既順於理或有人曰時有叙矣汝則曰未有順理之事蓋所為雖順於理亦當自謂不順不可使自言順苟自言順則與不順無以異矣林少穎謂自言其順者適足以掩其美不言不順則所順之事豈頓然為滅哉

己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憇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

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夫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予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夏

成王上與康叔反覆言明德慎罰之事其施於王朝與衛國者備矣故此又言己乎重發端詳述治商民之事蓋商餘之民染紂之化風傷俗敗父子兄弟之倫悖亂不順非刑罰可禁惟寬以化之使漸入於善又不可如前所言一一加以刑也欲告以寬以化民必先言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



惟乃知者蓋成王之心不欲康叔任刑齊民惟以教化緩以化之故言康叔汝雖小子而我之心我之德惟汝知之蓋謂我意惟在先教化後刑罰汝實知之也成王既言我先教化後刑罰之意汝實知之故遂言所以欲先教化後刑罰之事凡民自得罪以下是也謂凡民自己所爲不善而得罪於天下非由上人教化所致者卽以寇攘姦宄殺越人以取貨者也竊取曰寇強取曰攘外爲姦媚以取人物曰姦內懷詐欺以取人物曰宄殺卽殺人至死者也越卽違道毆

人或刃人未死者也成王謂爲寇攘姦宄與殺人越人之事以取人之貨者此等人皆強而不畏死者人無不惡之成王之意蓋謂此等人則當不待教而誅之故又曰元惡大憝蓋深言此等人實爲大惡大可惡者既言元惡大憝又言矧惟不孝不友者蓋謂元惡既可惡若不孝不友則尤可惡者下文所言卽不孝不友之事也蓋子當敬父今乃不能敬行其父之事以傷其父之心是子不子也父當慈子今乃不能慈愛其子乃憎惡其子是父不父也弟當敬兄今不



念天之明謂天尊地卑明有尊卑之分今不念之遂  
至不恭其兄是弟不弟也兄當念弟今不念鞠幼之  
可哀大不友愛其弟是兄不兄也蓋子之初生必以  
帛鞠斂之故幼子謂之鞠子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  
弟不弟自迹論之比之元惡之人固尤爲可惡然以  
理論之則非凡民之自得罪乃上之人教化之者不  
至故如此等惟當閔之弔閔也若不閔此乃謂此民  
之自作非我之罪不于我政人之身自以爲得罪乃  
天與民之常性而民自泯沒亂壞且自言曰乃今疾

用文王作罰之法刑此等人不赦其不率大常之罪  
夏常也如此則是責民而不責己齊民以刑而不能  
以教化緩而化之者也諸儒多以爲成王言元惡固  
可惡不孝不友者尤可惡故民之至此者非我政人  
之罪乃天與民以常性而民自泯亂故當以刑齊之  
不可赦審如此說于經文雖順但非成王待商民之  
本意故不敢從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  
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己汝乃其



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  
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  
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  
人以懌

成王既言康叔于民之不孝不友者惟當憫恤殆不  
可謂非己之罪而輕欲誅之故此遂言非惟康叔不  
可如此雖康叔之臣如外庶子訓人者亦不可如此  
庶子如周官所謂諸子之官也諸子掌國子之倅則  
外庶子訓人者卽訓公族之官也以其在衛故謂之

外庶子以其職在訓人故謂之訓人正人卽庶官之  
正長也小臣諸節謂小臣之有符節爲官行文書者  
也成王之意謂此不孝不友之人非爲康叔不可不  
責己况外庶子者職在訓人與庶官之正長及小臣  
之有符節者乃當分別以播敷教化以造成斯民之  
善譽也今乃不能念此不能用此徒瘵病于君蓋君  
建此官將以善民則君可以無憂今不能念用君命  
故病其君也爲臣而敢于如此則長于爲惡乃我一  
人之所惡者豈特如元惡爲人所惡哉如爲臣旣不



能教化于民如此而汝乃速由茲義皆誅殺之此義  
謂前言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者是也謂  
康叔欲用此意以殺人也康叔若果然用此意而皆  
誅殺之則是爲君爲長不能教化善其一家之人爲  
君謂康叔爲長謂外庶子等臣蓋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正則天下定今康叔于不孝不友者不  
能化之使善于其家則是不知正家而天下定故謂  
不能厥家人乃與其小臣外正之官爲刑威爲暴虐

以大放棄人君之命也蓋成王之意在于先教化而  
後刑罰今乃率殺之是棄王命也此小臣外正卽前  
所謂外庶子與正人及小臣諸節等人也成王旣責  
康叔以不可如此故遂言汝今日惟當無不敬典所  
謂典者卽天秩之典父子兄弟之常道也蓋民之所  
以不孝不友者皆是典之不明不可驟誅惟敬是典  
以寬裕其民使之緩而自化惟以文王所敬忌者爲  
法而已潘博士謂敬則有所尊則能順其所爲忌則  
有所畏則能戒其所不爲此說是也故汝之寬裕其



何言詩解 卷一  
民果能有及于文王則我一人必說矣故曰予一人  
以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  
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成王上既告康叔于民之不孝不友者當教之而不  
可刑故以此訓迪之事爲己任蓋分土列爵以司牧  
商民者雖康叔之任而履至尊制六合使殷民以歸  
橐籥之中者實成王之責故上文既以之責康叔至  
此則又以之自責也爽惟民迪吉康者爽明也言明

思治民之道惟當導迪以吉康之道蓋民之有生無  
不好善無不好安或陷於凶危皆上之人不能迪之  
耳惟民在於迪之以吉康故成王謂我於是其思殷  
先哲王之德可用以安治斯民者則作起而求之言  
思其爲美遂作起而求之不敢違寧也况今之民無  
有迪之以善而不適於善者其意蓋謂不孝不友之  
民其不善之心非與生俱生也但無人迪之耳苟迪  
之則無有不適從者堯舜迪之以仁壽則仁壽桀紂  
迪之以天鄙則天鄙是無迪之不適也苟可迪而不



能迪則謂之無政在其邦蓋邦之所以爲邦者以其有政以迪民今不能迪之是無政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成王既自責己於是又呼康叔而告之曰我之所告汝我乃不可不監視省察故告汝以修德之說於罰之所以行欲其明德慎罰也蓋康叔明德慎罰以治天下之民則成王亦可以無愧故前之所以告者皆

自視其利害關涉於己故有是告也一說謂不可不自監視故告汝以德之施悅於罰之所行蓋德者民之所樂刑者民之所畏故用德所以悅於罰之行也成王此意欲康叔先德後刑故有此說據此則悅字爲喜悅之悅前則以說字爲言說之說皆可通故並存之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者成王謂我所以告汝修德之說於罰之所以行者今民自武庚蠢動不靜之後至今心有所未定止導迪之雖至於再三而尚違悖未能爲一謂人尚異意也爽惟天其



罰殛我我其不怨者成王謂天之立君將以導民於善今民不靜迪之不能使和合爲一則是君不能助上以綏四方天必罰之故成王謂民之未化如此我亦明思天或降罰以誅殛於我我亦不敢怨成王所以自責者如此則康叔之所以自責當何如蓋責己乃所以深責康叔也成王旣自責謂天必降罰故又言大抵人之爲人惟不可以使己有可指之罪苟有可指則雖小罪亦可以滅身蓋由小以至大由少以至多積之不已尙將顯然聞於上天豈可謂小惡無

傷而不去哉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又成王呼康叔使敬下文所言也無作怨者謂不可作可怨之事也蓋民之於君恃之以安豈能怨之惟君作其怨則怨之矣故戒以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者謂不可用狂妄不謀之言與奇異不常之事也蓋人君舉動係國休戚爲民向背不謀之謀不可用非常之事不可舉成王之意謂康叔當敬慎於可怨



之事則不可作於非謀非彝之人則不可用凡所舉  
動惟當先斷以是誠度利果及民而非怨果善言常  
道而非非謀非彝然後大法敏疾之德卽敏而行之  
可也蓋能行而不能先斷以誠則必至於妄行能誠  
而不能繼之以敏則必致於失機故惟持之以至誠  
而決以力行則無不善也薛氏謂誠故能守敏故能  
行其說頗然故成王又謂汝康叔惟用此道以安汝  
之心使不汨於外物省汝之德使無謬戾遠汝之謀  
猷使不徇目前之利則優游暇裕雖不事督促而民

乃自此安矣汝旣能安民則我所以責爾者得矣我  
豈以汝爲瑕疵而殄絕于汝哉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肆字承上文而言也蓋成王與康叔無作怨勿用  
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  
猷裕乃以民寧其事甚繁而且重大故又嗟嘆以見  
其事果大遂言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謂



我所命汝事甚大故汝小子封當知我此命之之言不能常常告汝謂告之之辭惟今日耳自今日以往各往就國雖欲常告之不可得也汝不可不念哉惟當念之不忘而不予我有殄絕其享上之意明汝所服孟侯之命高其耳以聽謂成王前所告以祇適文考敷求商先哲王與不遠惟商考成人與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皆遠大之事非高其聽則不能以古人爲師也常用此以康治其民不可忽也此言王若曰又更端以告也此書前言王若曰後言王若曰中皆言

王曰所以見周公之言謂成王之意若曰也成王又謂汝往就國當勿廢敬典卽前所謂汝亦罔不克敬典者是也大意蓋謂不孝不友非敬五典之教則不能使之去不孝不友之習而歸慈孝弟之美故也然則康叔今日當如何但聽成王所教之言則可以用殷民世享傳國之美也矣

酒誥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慈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



命舉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  
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  
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  
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  
子惟一

紂好酒淫樂爲長夜之飲民之化之無不沈湎于酒  
觀泰誓所謂淫酗肆虐臣下化之則上下皆湎于酒  
可知矣今紂雖滅而餘習則未殄成王以其餘民封  
康叔則其所最急者惟此耳此酒誥所以作也此三

篇雖皆所以告康叔然前篇旣謂之康誥矣則此篇  
不可復以康誥名之故卽此篇大意以戒酒爲言故  
以酒誥二字爲簡編之別耳非有他義也此篇亦周  
公之言故言王若曰亦謂王之意若曰也明大命于  
妹邦者妹衛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妹爲衛都故  
名妹邦成王謂康叔今當施其至大之教命于此妹  
邦也所謂教命者卽禁民不得崇飲也故下遂引文  
王之事以告之文王謂之穆考者謂其有敬德也詩  
云穆穆文王則文王爲穆考可知矣而孔氏以穆爲



昭穆之穆謂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于世次爲穆故謂之穆考此說雖可通然前言丕顯考謂有明德之考則此當爲有敬德之考成王謂康叔今日不可不明大教訓汝豈不見汝敬德之文王乎蓋文王當時繼王季始有國在西方之時其所以作誥戒慎衆邦之君及上中下之衆士及少正謂官之副貳若小司馬小司寇之類及諸治事之官其朝夕訓飭惟曰祭祀則用此酒非祭祀則不可非時飲酒所以如此者以天之降命始使人造酒者惟在于大祀則用之故

天或降威而民至于放辟邪侈大亂以喪亡其德無非以酒爲行謂其所行常在酒也非特民如此凡小邦大邦用以自貽喪亡國土者無非因酒而得辜罪林少穎謂酒者人之所爲也而以爲天之降命民之因酒喪德君之因酒喪邦亦人之所爲也而以爲天降威者蓋古人于事之成敗未有不歸于天蓋以非人力所能致故也亦猶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也此皆文王告庶邦與衆士等之言也成王旣舉文王告庶邦等之言矣于是又舉文王告民之言謂文王之



尚書詳解 卷九  
誥教民之子孫則曰汝上之則有正謂各有官長以  
治之下之則有事謂各有所事若三農九穀之類有  
正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汝豈可常于酒哉此又  
文王告民子孫之言也惟文王教庶邦者如此教民  
者又如此故當時庶國飲酒亦惟在于祭祀之時然  
又須將持之以德而不至于醉所謂以德將者正如  
賓主百拜而酒三行蓋持之以威儀也祭義云尸飲  
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  
散爵獻士是卿以下皆獻尸得飲惟祀也庶國既化

文王而不敢彘酒故其在本國亦多自訓其民曰我  
民皆訓迪其子孫能惟土物是愛則其心善矣蓋土  
物秣稻之類若愛土物則不敢彘秣稻于酒漿則必  
不貪飲以喪德此心所以善也故當時爲子孫者當  
聽其耳以聽父母之常訓不瀆于酒小大之德皆至  
于純一而無二三之失所謂小大之德者謂尊卑長  
幼皆能一其德林少穎謂詩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旣醉止威儀怵怵夫未醉之初與旣醉之後而威  
儀在身如二人所爲則不瀆于酒宜其小大之德皆



至于純一也成王言此一節蓋謂文王能教誥庶邦庶士與少正御事及民之小子既如此之誠切故一時邦君皆化之而亦能各歸其國以教訓其民而民亦能化之至于小子惟一自上率下皆本乎一人之訓蓋欲康叔勤于訓迪也文王時爲西伯統西方諸侯又三分天下有其二諸侯歸者不一故有庶邦可教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成王上既言文王所以防民不使酒酒之意故此遂言康叔使率文王之法以迪訓其民也妹土嗣爾股肱純者謂妹土之人承汝教道之功皆能繼汝股肱左右訓迪之美而爲純一之行不酒于酒而相率以播種黍稷奔走服勞不敢少憚竭力以奉事其父其



兄農事之餘則又始牽其車馬牛遠遠以服其商賈  
之事取其贏以孝養其父母如此則是在家能力稼  
穡在外能貿易而其利又不以爲己私乃能以致孝  
爲念故父母得子之養自欲以私相慶喜則可自洗  
潔而厚致用以酒所謂致用酒卽謂以酒致其用也  
此意蓋謂民之爲民必能爲父兄服勤農商之事至  
于財有餘用而父母有歡慶之心方可以酒致其用  
也庶士有正謂庶士之有正長以統之者越庶伯君  
子乃其長也成王謂庶士有正及庶伯君子與爾康

叔能常聽我教訓之言則是不敢以酒爲娛而大能  
進于老成之道而無愧于爲君之道有可以飲食醉  
飽之理矣故成王于是大思惟而詔于康叔曰故如  
上之所言則是能長承自觀自省動必考于中德矣  
汝其庶幾能進其饋食以祀祖考謂不洒于酒而稽  
于中德是能長守其祭祀故也成王言此蓋謂康叔  
能守祭祀則可以因祭祀而用酒自娛乃所以自助  
而用爲逸樂也如此則信爲王家治事之臣而天心  
亦惟順汝之大德降福佑助使汝長保富貴而不忘



在王家矣蓋君喪邦氏喪德皆以酒爲禍則稽中德而天若之者亦理之宜也林少穎謂此篇前言君喪邦民喪德皆酒爲之禍惟欲愛土物而一其德不容少留心于酒而此乃使妹土之民自洗腆致用酒其臣亦得飲食醉飽豈禁之而開之哉蓋飲酒者人情所不免也先王豈惡之哉所惡于飲酒者特爲其無德以將之也使其能耕耨服賈以致其孝養自永觀省以稽于中德則其飲酒亦何不可也亦猶好貨不可爲如其所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則何嫌于好貨好

色不可爲如其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何嫌于好色蓋拂人情之所不欲而強之則難爲力順人情之所欲而導之則易爲功衛之遺民習淫酒之風故以飲食醉飽與洗腆用酒告之蓋謂汝能如上所言而後飲酒則我何苦強禁之哉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成王又再述文王因不腆酒而有天下也我西土謂文王也謂我文王當時在西土以教化棗輔往日



之邦君及諸治事之臣與治庶民之小子卽前言茲  
庶邦庶士曰祀茲酒與告小子曰無彞酒者是也惟  
文王秉輔者如此故當時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命  
不能腆厚于酒謂不以酒爲厚而輕薄之也故我周  
家所以至于今受商命而有天下者皆以文王能禁  
民使不腆酒所致也成王言此蓋欲康叔慕文王而  
嚴于戢民則可以長保國土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  
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  
敢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  
辟

此成王又舉其所聞商先哲王與其臣不敢腆酒之  
事以告康叔也我聞惟曰者謂所聞者惟如此說也  
成王蓋謂我言此蓋聞之于古非己之私言也在昔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謂商之先有智哲之王能  
啓迪天人之理謂明之也惟其能明天人之理故上



則能畏天之顯道下則能畏小民之難保惟務經常其德而不敢少變秉持其哲而不使少惑惟其如此故自成湯以至帝乙所以成王業者惟在于畏其輔相之人蓋人君能知天命之可畏則必畏輔相之人惟其忽天慢民故視輔相之人直土芥耳豈復敬其人而行其言哉惟商之先王能畏相故當時凡為治事之臣者其輔君皆有恭敬之誠夙夜在公不敢少自寬暇少自安逸況敢崇尚于飲乎此蓋總言商之諸臣不敢酒于酒也自此以下則縷陳而悉數之越

在外服謂在王畿之外而有服事者卽侯甸男采衛衆國之君長也越在內服謂在王畿之內而有服事者卽百官之僚屬與庶官之尹正與其副貳之人與其服事尊官之人與百官族姓致仕而居鄉里之人也凡此內外之官皆無有一人敢酒於酒酒謂耽酒而色形於顏面也非惟不敢而已而心存於職業亦有所不暇焉然其所以不暇者亦在於助成人君之德使明於正人敬法之道而已林少穎謂不敢則有畏心而不敢縱耳至於不暇則雖誘之使爲亦不爲



矣此說極是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  
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成王既言我聞成湯以下諸賢君皆不酒於酒以至  
長保國家故此又言我聞紂以酗酒而喪國滅身也

成王謂我亦聞在今惟嗣王紂酣醉於其身蓋紂乃  
帝乙之後嗣上既言至於帝乙故此所以言後嗣也  
惟紂酣醉於酒故萬機之務皆不得其條理而其命  
令不顯著於民但安於作怨之事而不改易泰誓所  
謂結怨於民是也又大爲恣縱以浸淫佚蕩於非常  
詭異之事用燕樂之故喪失其爲君威儀等所貴於  
人君者以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今乃爲酒池肉林  
使男女僕逐是用燕喪威儀也故民之間之莫不盡  
然傷痛厥心謂痛其將亡也民雖痛其將亡而紂曾



不自覺方且荒亂厚於飲酒不惟不能自息止其淫  
佚之失而其心乃忿疾狠戾不能畏死謂雖死亡在  
前亦不畏也造作辜罪在於所都之邑於殷國滅亡  
曾無憂之之心懼憂也詩所謂逢此百罹是也蓋謂  
民雖傷之而紂曾不憂故也然紂又非特結怨於民  
而已雖天之可畏亦不復畏祭祀所以奉天也而乃  
不念有德馨香之祀以升聞於上天方且大與民結  
怨與眾羣臣相從於酒自縱也以腥穢聞於上天故  
天於是降其喪於商家無有愛惜不忍之意者亦惟

其逸樂過度也故由是觀之則殷之所以亡者非天  
虐於紂也惟紂自召其辜罪耳紂君也言民者以其  
無君之德與凡民等耳猶孟子言獨夫也故三苗之  
君呂刑亦謂之苗民也與此意同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  
汝劓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  
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成王前告康叔之言詳矣又恐康叔以爲徒譏譏於口舌之間故又呼康叔而語之曰我不惟若茲多誥謂我不但徒然如此多誥於汝也我聞之於古人之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蓋監之於水則可以監形之妍醜而已至於政之醇疵國之休戚則非水之所可監也故惟監之於民則可以見成否成王言此正以商人酒酒之故墜失其天命正我今日所當監者我其可不夫以此爲監而撫安於當時哉蓋殷以酒酒而亡今日正當監之故剛制於酒故也自予惟

曰以下皆成王使康叔監殷之失以剛制於酒之事也予惟曰乃成王謂我今惟言曰汝康叔當堅固愷慎殷賢臣及汝爲孟侯所統侯甸男衛之國若皆當固慎之此正如文王紘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蓋愷慎之使不縱於酒也殷賢臣及所統諸侯固旣慎之矣况太史之官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之官掌八柄之法乃汝康叔之所親友者及其賢臣爲百官之尊者不可不固慎之也太史內史百賢臣百宗工旣固慎之矣况與汝康叔其事之人所謂服休而在位服



采而在職者其可不固慎之乎服休謂居尊官而多  
暇逸者服采謂居卑官而治事者皆康叔所與共事  
之人也服休服采旣固慎之矣况汝之儔匹而位爲  
三卿者謂司徒司馬司空也司馬旣掌九畿之法故  
謂之圻父父者尊之爲父也圻父掌九畿之法故有  
違王命者圻父當有以薄迫而誅伐之故圻父謂之  
薄違司徒掌教稼穡以厚民生故謂之農父在於厚  
民生則當順民而保安之故農父謂之若保司空掌  
度地以居民故謂之宏父惟宏父在於居民則當定

民居之法故宏父謂之定辟蓋大國三卿康叔孟侯  
實大國故有此三卿此三卿位尊故於康叔爲儔匹  
也康叔又可以不固慎之乎成王此意蓋謂自殷賢  
臣推而上之至於三卿皆康叔所當悉慎者汝可不  
剛以制其縱酒之失乎故繼曰矧汝剛制於酒蓋謂  
況於汝身尤當剛制於酒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  
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  
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



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成王既使康叔剛制於酒故此又詳告康叔以制酒之意謂厥有人告於汝曰今有人羣聚飲酒汝當廣設方略勿令逃逸盡拘之以歸於周而我將殺之此大意謂不可羣飲若羣飲則不問彼此皆當殺之也然成王又恐康叔縱殺故又告以羣飲固可殺若殷紂所迫之諸臣及百工有酒於酒此乃化紂之惡未能遽革故又未可盡殺惟勿用殺之姑惟教之曰有此酒者將以明潔而爲享祀之用非爲羣飲設也此

正如文王慈庶邦庶士謂祀茲酒也若如此教之而不用所教之辭則是於我一人之言曾不知恤肆爲淫酒而不自緬潔乃徒事以飲酒於是始可與羣飲之人同殺之也成王既教康叔治羣飲之法故又教康叔曰汝當聽我戒慎之言勿使汝司民之官乃沈湎於酒而不自知也此蓋深責康叔使自不縱酒也先儒以辯訓使其辭不費其理甚明但不知所出然安國採摭經傳立訓必有自來故特從之若王氏以勿辯乃司民酒於酒謂汝司民有酒於酒則以政治



尚書詳解 卷之  
之不復爲辯釋以爲無罪此皆迂廻故不敢從耳

梓材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  
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  
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  
歷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有王啟監厥亂爲民曰  
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  
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

林少穎謂此篇蓋管蔡武庚既誅而其餘黨同亂之  
人猶有存者成王欲使康叔匿瑕含垢一切不問以  
德懷之無事於刑故又以此告之其篇名爲梓材者  
蓋篇內引喻告康叔者有三稽田也作室也作梓材  
也史官一時取其一說以爲簡編之別耳非有他義  
也此說極然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  
臣達王惟邦君此成王將告康叔以下文之言乃先  
舉此爲斷語見邦君之職下通於大家上通於王邦  
君行之於此大家必效之於彼而人君亦必喜之也



然則數語乃當時有是言成王引之以爲發語之端耳非謂責康叔使之以臣民達大家以臣達王也然則此所謂臣民乃說凡爲臣爲民者非指康叔之臣民而言也此意蓋謂凡爲邦君者上則有王下則有大家情不通於大家則無以安在下者之心情不通於王則無以結在上者之心故當以其國內之民或其臣而通達其德意志慮於大家大家卽卿大夫之家孟子所謂巨室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通於巨室則一家安矣又以其國內之臣通達其國之情

僞于王如此則諸侯之情上通于王下通於大家而諸侯之責盡矣故曰惟邦君成工引此蓋欲明諸侯居上下兩間苟有所爲無不效者故繼以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謂爾康叔能順民常性且言曰我於民之不孝不友者不誅之而必以教化順其常性者非我自爲我寔有所師法蓋謂成王告康叔有不孝不友之人惟當罔不克敬典不當用刑率



殺故成王於此又申前言謂汝若能以順民常性爲務且言曰我有所師法謂師王前之所告則爾國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及庶官之長與衆大夫皆曰我所以不敢暴厲而殺人者非我自能爾也亦其君不以殺人爲事而能先以恭敬勞來於民故我所以往而治民亦以恭敬勞來爲事我往而治民於爲姦爲宄者殺人者與旣殺人而逃走所過歷之家者皆宥之此亦非我自敢爾也亦見其君於所從事爲戕賊禍敗之人尚且宥之故我所以敢宥也此正言諸侯

能躬行于上則下而爲卿大夫者無不效而法之也成王旣言諸侯所行下無不效故又言王者所以建侯之意諸侯各監其一國故謂之監成王謂王者所以啓立其監國之侯者其治主於爲民而已而其戒飭之言惟曰無相戕害無相暴虐民之鰥寡當有以恭敬之而不慢民之婦女當有以連屬之而不忘合併用是四事以含容斯民而已成王旣舉王者戒飭諸侯之言以告康叔故又言王者所以區區然如此責效於邦君及治事之臣其命果何用哉惟願長養



長安而已自古王者皆如此啓監以牧民無所事於  
刑辟也詳攷成王此意誠謂殷民久染紂惡不可遽  
以刑罰迫之惟當以教民漸以化之自歸於善此成  
周所以爲忠厚之至歟

惟曰若稽出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  
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  
雘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旣付中國  
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

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  
永保民

成王上旣告康叔使以優游寬大之道安慰商之頑  
民言之不足故此又託喻以見謂我之意惟言曰今  
汝康叔爲監以治民譬如稽出稽治也謂治田也前  
旣以勤力編布菑去其草謂如今之殺田也而稂莠  
不能亂苗則今惟當陳設其所以修治之事謂糞壤  
之類又爲疆畔如今田城之類爲其溝畎如今田間  
通水小溝之類又如人之造室家前旣以勤力立其



垣牆城墉而內外有限可以禦侮今則惟當塗墍謂  
泥飾也惟當茨蓋也謂蓋屋也又如人之治梓木之  
材以爲器用前旣以勤力爲桮樸而斲削之矣今則  
惟當塗之丹雘以爲之粉飾雘采色之名有青色有  
朱色此言丹雘朱色之雘也此三節蓋謂三監挾武  
庚以間王室周公旣興師仗義誅之如田之敷菑室  
之垣墉梓材之樸斲矣今康叔惟當修明典章建立  
綱紀以維持藩飾則若疆畝塗墍丹雘之功也蘇氏  
謂田旣敷菑室旣垣墉器旣樸斲惟當因舊守成而

潤色之不當復有建立國治此說是也王氏諸儒皆  
每一節爲說以稽田喻除穢室家喻疆理梓材喻爲  
典章皆鑿說也旣舉此三節論康叔又繼言今王惟  
曰則此所謂今王果爲誰哉林少穎謂此三篇之作  
雖周公當攝政之日稱王命以告之而其實皆周公  
丁寧之辭故康誥言朕其弟此篇言王啟監王惟曰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當其告也不可不正君  
臣之分故稱王若曰然其意皆出於周公故以弟呼  
康叔又指王而言之也此說極當然則此所謂今王



惟曰者蓋周公既稱上三節以諭康叔故舉成王之  
意告康叔謂今王之意惟言曰先王文武之時既勤  
用明德於上以懷來庶邦使爲夾輔故庶邦之朝享  
於下亦皆相親相比如兄弟之密方方而來亦盡用  
明德此意蓋謂先王之時上之爲君則以德覆冒天  
下下之爲諸侯亦以德司牧其國家之間皆任德而  
不任刑此亦欲康叔惟德是用也又繼言后式典集  
庶邦丕享者此后謂成王也周公謂成王言先王之  
時上下皆用德今我后惟法先王之舊典合衆邦大

來享上亦如先王之時上下皆用明德也所以如此  
者以天既付中國民與其疆土於我先王是一民莫  
非王臣尺地莫非王土也故我嗣王惟當惟德是用  
以和悅先後迷民陳瑩中謂先迷民紂之民也後迷  
民武庚之民也蓋先後迷民久染惡化不可以刑遽  
脅使從惟以德化和協之使之怡然自化如此則所  
行之政仰合於先王而先王之心安得不喜此所以  
能慰悅於先王之受命也周公既舉成王之意詳告  
康叔故嘆曰已乎今當如此監民惟常自言欲至萬



年之久與王之子孫長永共保斯民而已此惟王如  
禹貢言厥貢羽毛惟木之惟同謂羽毛及木也然則  
此言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謂之  
萬年之久及王之子孫共保所有之民也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豐文王所都文王之廟在焉時成王將作洛故往豐  
告文王廟既告廟乃使召公先周公而往洛相所居  
周自成王既立時周公攝政已七年意將營此洛邑

之後卽歸政於成王召公謂王將親總萬幾欲其戒  
慎恐懼以祈天永命故告王以歷年享國之長短無  
不自己求之之意其書作於召公故謂之召誥然序  
止言成王在豐欲宅洛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而不  
及於告成王之意蓋序言其畧故也作洛者周公之  
意而曰成王者猶封康叔作康誥者周公亦曰成王  
蓋臣之舉事不可不引而歸於君也林少穎謂周自  
后稷封於邠詩生民卽有邠家室是也其子不畚窳  
於戎狄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民皆歸之於是始國



於豳詩公劉豳居允荒是也太史公謂公劉子慶節國於豳誤矣公劉雖國於豳然其地西近戎北近狄故其十世孫太王爲狄所侵太王不忍鬪其民於是去邠踰梁山而邑於岐詩綿至於岐下是也文王初猶居岐及旣克崇乃始遷豐詩文王有聲作邑於豐是也文王又自豐遷於鎬詩文王有聲宅是鎬京是也邠在漢右扶風醜縣豳在扶風枸縣豳鄉岐在扶風美陽縣岐山豐在扶風霸縣豐水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卽鎬陂也岐在邠西北五百里豳又在岐西

北四百餘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武王旣克商遷九鼎于洛邠廓其意不欲宅鎬矣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是宅維者武王之本意也武王雖有宅洛之志然其克商也天下未集而遽卽世成王以幼冲嗣位而周公攝政三監肆其不軌以間王室周公方興師討叛左枝右梧之不暇宅洛之事未能爲矣至其攝政七年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將歸政成王



尚書詳解 卷一  
故營洛以卒武王之志而後歸政也然周公雖營洛  
邑特居九鼎而會諸侯于此至萬乘之君則常在鎬  
京詩車攻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則是自宣王之  
前其會諸侯實在于此也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  
乃始東遷洛邑而居之太史公謂學者皆稱周伐紂  
都洛邑者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  
鼎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是  
作于成王之時而都者自平王始也然周公作洛有  
二所灋水之西則建以爲都而居九鼎謂之邾鄩亦

謂東都亦謂之王城灋水之東則以遷頑民使密邇  
王室以馴服其心謂之成周漢地理志河南郡河南  
縣注云故邾鄩地成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  
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洛陽縣注云周公遷殷頑  
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會於狄泉以其  
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蓋王城之與成周雖已營而  
未之都也幽王有犬戎之禍平王始遷于王城至敬  
王與王子朝爭國子朝之黨多居王城故敬王始都  
成周之地自敬王以前未建爲都至敬王始居之此



晉所以合諸侯而城之也王城成周雖皆洛地然王城在西成周在東故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而敬王在成周謂之東王也

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此召誥二字竹簡舊所標之題也按漢志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卽召誥所謂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是也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卽召誥所謂丙午朏是也蓋古者月之三日謂之朏謂明生之日也此書本紀成王至豐以二月巳未召公至洛以三月戊申而必先言望與朏者唐孔氏謂治曆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官將言望後事



必先以望記之將言朏後事必先以朏記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蓋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十六日既望實得庚寅越六日是月之二十一日實得乙未此日成王乃早朝行自鎬京則至於豐所以至豐者文王之廟在焉將營洛邑故至豐告其事豐去鎬二十五里故朝發鎬京則可以至豐不待淹日也成王既至豐告廟於是太保召公乃先周公而行往於洛邑相視其所居之處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者謂召公既以二

月二十一日離豐於是依順而來謂迤邐而來中間更無留滯至三月初三日丙午月生明之日又三日是月之五日其辰得戊申太保乃旦至於洛是太保自二十一日離豐歷十四日乃至洛也太保既至於洛乃即用龜卜其所居如洛誥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我又卜瀍水東卽此所謂卜宅也卜之既吉于是乃始經營規度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至於三日乃月之七日其辰得庚戌太保乃以衆殷民治其所經營之位於洛水之北必用庶殷



者以洛在東去殷地爲邇故在邇而用之也攻之五日乃月之十一日其辰得甲寅而其所攻之位其規模皆成既成之明日乃十二日也其辰得乙卯周公乃以其旦至於洛洛誥所謂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是也周公既至於洛乃徧觀於新邑之所營卽太保所營之位也周公既徧觀之後越三日乃月之十四日其辰得丁巳於是用牲於郊其牲用二牛者郊以禮天地也既祀天地其明日戊午乃月之十五日於是又祭於社其牲用一牛一羊一豕蓋太牢之禮也

此皆告以營洛之事也作洛之事召公既先相之又政治其位而規模皆成周公既達觀之告於天地社稷於是既七日乃月之二十一日其辰得甲子周公乃早朝用冊書命庶殷之侯甸男邦伯蓋作洛時殷地之衆諸侯各率其徒以至於待役使故周公於是

以書命之使赴功也邦伯卽州牧掌諸侯者也王氏謂公以書命邦伯邦伯卽以公命諸侯其說有理周公既以命殷衆故殷之衆皆大作以赴功此蓋周公之誠有以感動之也林少穎謂成王營洛蓋以殷民



之頑將遷以密邇王室今也召公率之以攻位而位  
成周公命以冊書而不作雖殷民之難化猶然則其  
說以使民可知也夫孰以爲厲已哉召公之經營自  
戊申距甲寅凡七日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凡十  
日總而計之自成王以己未至豐距甲子凡一月爾  
歷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  
厥君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太保旣見周公以書命庶殷而庶殷丕作喜其忠誠  
感人如此乃挾庶邦冢君以出而取其幣帛旣取已  
乃自外復入以其幣帛錫周公拜手稽首致敬于周  
公也林少穎謂武王克商未幾卽世成王沖幼嗣位  
而三叔挾武庚以間王室周之勢蓋岌岌矣幸而周



公攝政既東征卽制禮作樂建立法度七年之間政無不舉而民心歸周者益固周之根本始有太山之安當此之時雖周公歸政而成王總萬幾可以無慮然周公謂以武王有宅洛定鼎之志未遂不可不卒武王之志而後歸政焉故至七年然後大營洛邑以其一爲定鼎會諸侯之地以其一爲遷殷頑民之所于是始歸政焉召公之意謂夾輔成王以安天下者周公之功宅洛以卒武王之志亦周公之功故率諸侯而致禮于周公以歸功焉此說是也召公既以幣

錫周公而拜手稽首以致其敬乃陳說成王今日亦當順周公誥告庶殷之意而敬慎其志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始故曰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蓋庶民至頑者也作洛至大事也以至大之事役至頑之民而周公一用書誥乃能使之丕作以就功此非其平日至誠敬慎之德有大感於人豈能遽至于此故召公於是所以特陳說成王今日當順周公此誥告庶殷之意敬慎其德以率先天下自治事之臣也以洛誥告之周公以乙卯日至洛乃卜河朔



與澗瀍之間既得卜則遣使獻卜于王是王於正營  
洛之時實在鎬京未嘗至洛也未嘗至洛而召公言  
旅王者非謂陳之於王前也蓋召公在洛陳說王今  
日當如此以其書獻於鎬京王所也如洛誥前一篇  
自周公至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至佻來以圖及  
獻卜乃周公在洛時使使告卜以是言告於王所是  
其言亦陳於洛地而獻於王所今卽其書讀之叮嚀  
懇切亦若陳於王前也召公既謂成王當順周公此  
誥告之意自今日始故自嘆而言曰皇天上帝改厥

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元子謂紂也紂雖非長子然微  
子是庶紂是嫡子故亦可謂之元子召公謂上天改  
紂此大國殷家之天命天命久屬殷今改爲周也天  
既改紂天命而今王實受之觀殷之所以興與其所  
以亡則今日可謂有無窮之休美亦有無窮之憂恤  
矣惟其所美者如此而所憂者亦如此故召公於是  
又嘆而言曰嗚呼曷其當音基曷何也曷其當如禮  
記言何居詩言子曰何其猶言何哉蓋召公嘆曰何  
哉人君奈何弗敬乎殷王受以弗敬之故天既遠絕



大邦殷之命矣其可不敬哉召公既言商紂失天命由於不敬故又言商先哲王精爽在天其德澤深遠故其後王後民謂紂之身與紂之民所以能服受其天命奈何其終不能克敬於爲君斥退君子而智者至於藏匿信任小人而病民者至於在位天下之民弗忍荼毒夫人乃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苦呼告於上天而紂又往其所亡出之地而拘執之紂之酷虐故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而眷顧之命以其勉力於敬德者謂我周家也此蓋召公所深明前言天

既遐終大邦殷之命之意以見殷先哲王德澤雖深紂爲不敬不能救其亡也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太保既言紂以不敬之故雖席先哲餘慶猶不能永保天命故又言成王誠不可不敏於敬德欲其敏敬德故又舉夏商存亡以爲監戒相視也先民猶言古



先之人謂我嘗相視古之先民有夏之君謂禹也禹  
惟敬德故天啓迪之使從而與子而保天下而禹亦  
能面考天意所順謂天使之與子而禹則順之而與  
子也今是其孫桀不能敬德則雖以禹之餘慶亦不  
救故隕墜其天命夏之事既然矣今又相視有殷謂  
湯也湯能敬德故天迪之使之以格天之功保天下  
而湯亦能面考天意所順謂使之以格天之功有天  
下而湯亦順之而以格天之功有天下也一說以此  
格字爲此革字謂古字多通用謂自堯舜多禪位於

賢至禹天始迪使與子自堯舜禹皆揖遜而與至湯  
天始迪之使革命此極有理第格革二字未見通用  
明說故未敢決從叟之遠勝前說也召公此意天之  
於禹湯非固愛之天之於桀紂非固惡之唯在敬德  
與不敬而已欲成王知所監戒也召公旣言夏商以  
敬德興以不敬德亡故言今成王以冲子嗣位則不  
可遺失有壽而老者蓋老成之人多識前言往行可  
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又明天理故可以稽謀猷於天  
此召公所以言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也蓋謂老成之人非特可以攷  
古道况可以攷天理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後用顧畏於民暑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  
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  
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  
性惟日其邁

召公又嘆而言也有王謂王也猶言有邦也召公謂  
成王年雖幼小乃武之長子其大能和於于小民則

今日卽有休美不待持久也王須當不以此事爲後  
之用者謂以此事爲先所以必以此事爲先者以人  
君當顧視而畏民情之暑險蓋民猶水也旣能載舟  
亦能覆舟不可不畏故也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此蓋召公將引周公之言故先說王將來鎬京至此  
洛邑以繼天爲君自服行其政事於此土中謂洛地  
實得天地之中而周公將歸政於王自治也召公旣  
言此於是遂引周公之言謂周公當時欲作洛邑亦  
嘗自謂作此大邑將使成王自是配天爲君所謂配



何言詩解  
天者謂天在上爲羣物之祖君則配之在下爲萬邦  
之君也又自是以慎祀於上之天神下之地祇又謂  
自是土中致治則王必有成命謂膺天之成命也謂  
天命文武造周至成王而有成也治民今卽有休美  
矣此周公平時之言召公舉以告王也召公旣舉周  
公之言於是又言成王今日治此新邑當何以哉惟  
當先訓服殷治事之臣使之親比介助於周治事之  
臣其意謂殷民至頑未易遽格惟當使之習與善人  
處而陰以除其暴虐消其貪鄙而已林少穎謂周公

於灋水東作成周以遷殷頑民非盡移其舊民而後  
使殷民居之蓋周公與殷民雜處惟其雜處故有殷  
治事之臣又有周治事之臣此說極然殷之御事旣  
親比於周之御事則是習與善人處矣人君惟當節  
其邪性則日進於善矣蓋殷御事之性其始稟之於  
天與周御事一耳惟習紂之惡習與性成故至於如  
此今但能稍加裁制則人欲不肆天理自明故謂節  
性者非強其所無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去  
其不善而反於善則民白日進於善矣故曰節性惟



曰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  
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  
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既說上文所言其利害如此故遂言王今日惟  
當敬作所不可不敬之德然作敬德又須以夏商爲  
監戒蓋夏商所以歷年與不能終者惟在乎能敬德

與不能敬德而已召公既言不可不以夏商爲監繼  
又言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其意蓋謂夏  
之受天命王天下傳十七王四百三十七年歷年之  
多至桀嗣位而殄絕不能延長皆非我之所敢知惟  
桀不敬德乃早墜失其天命此則我之所知故不可  
不監於有夏也殷之受天命王天下傳二十七王六  
百二十九年歷年之多至紂嗣位而殄絕不能延長  
皆非我之所敢知惟紂不敬德則早墜失其天命此



則我之所知故我不可不監於殷也林少穎謂古人  
之於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而常求致於不  
可測知之域惟修人事於昭昭赫赫之間者則未嘗  
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商之歷年與不延皆曰我  
不敢知惟言不敬德而墜命者則無可疑者其意蓋  
謂夏商之歷祚長短不可復知惟不敬德則墜命則  
灼然無可疑者召公旣言夏商如此故又言今成王  
繼受夏商之命我亦當思此一國之命而繼其功可  
也蓋夏商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成王所當

嗣者此之謂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  
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  
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儻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於此又言王今日乃是初行天子之事也服謂事也譬如人之生子無不在於初生之日自與以智哲之善命謂教使行善也蓋智命雖天之所賦苟爲父母能以善教導使不失本心亦若父母自有以與之也今日天或命之以智哲之德或命之以吉凶之祥或命之以歷年之久實知我王初行天子之事又居於新邑之洛則其哲與不哲歷年與不歷年曰吉曰凶舉於此乎係也然獨於吉而與凶並言者蓋召

公之愛君也至常與其君哲其君吉其君歷年故不敢言不哲與不歷年惟言吉凶以見有吉必有凶則有哲必有愚有歷年必有不其延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者召公謂王初卽政天之命哲與吉凶與歷年皆決於此故王於此惟德是用而祈永命於天可也所謂祈者非祈禱之所欲其敬德以祈之也如詩所謂自求多福是也召公旣欲成王敬德以祈永命然敬心生於不忽苟以小民爲微而忽之則其爲不敬大矣故召公又欲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而



命言詩解 卷三 三  
敢於殄戮蓋商俗靡靡淫用非彝非一日苟不教而  
卽殺之是果於爲殄絕殺戮之事也惟當有以治之  
所謂治者卽敬德以治之也治之如果有功則是王  
之所居乃在於衆德之首而小民亦將儀刑於君而  
用德於天下而王之德亦於是因民顯著於天下矣  
夫上而人君旣能位在德元下而小民又能刑用於  
天下皆能盡其憂勤之誠矣故我乃敢言曰我周家  
之受天命有天下者今可以大如有夏歷年之久用  
勿廢有殷歷年之久其意蓋謂周之歷年旣如有夏

亦不減於有殷能兼二代之永年也欲王以小民受  
天永命者召公謂我所以如此言者將欲成王用此  
小民受天之永命故也所謂用此小民受天永命者  
卽前所謂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於非彝亦敢殄戮  
也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歷年之永不永實在乎民  
之安不安也召公旣與成王論如上所言於是又拜  
手稽首致敬於周公曰予雖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  
商民昔附武庚以叛與周爲讎百君子謂商之衆百  
官君子越友民謂及周之友順之民也召公之意謂



商民昔未與周民爲一各有異志今旣營洛以鎮撫之而王又能如上所言克敬其德則其心可必其與周民無異故召公於此所以言我必可使以商民皆安受王之威命有所畏而不敢叛安受王之明德有所慕而不忍叛而王終有成命於天蓋周自文武基命定命至成王必可以有成謂一成而不可變也王旣有成命則王之功德亦顯著於天下召公旣言王能敬德則決可得此又言我非敢以此爲已之勤我當王成命天下旣治平之日惟供奉幣帛用供之於王使王以此幣帛昭答天休更祈永命於天蓋天下無事人君夫何爲哉敬奉祭祀以報本反始而已如洛誥言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而已與此意政同也







